



天涯诗海

暖春

(外一首)

■ 李昌林

春天的绿皮火车
载着三月的风和日丽
开进时光在季节里
精心等候的车站

一群闲聊着掠过的青鸟
洒下一路欢腾的嬉闹
点水雀的尾巴
搅动春水荡漾的脸颊

知了爬上高高的枝头
高声唱直了春天的腰
母亲拿出生锈的镰刀
蘸着锋利的春风
磨快时间的节令
斜挎着初升的朝阳
准备去收割
晾在麦穗上的阳光

起风了,杏子树下
谁家的爆米花撒了一地
那条欣喜若狂的老黄牛
得意地在树干上
蹭了蹭火辣的肩膀

吃春

在料峭与暖融的交界处
一把椿芽,被春天递来
掐断根部的脆响
似春天的香味在呐喊

新韭在案板倾诉鲜嫩
鸡蛋裹着金黄的拥抱
翻炒间,春的魂魄被收拢
盛进瓷盘,馨香袅袅了餐桌

咬一口,芳香四溢
那是解冻的溪流
淌过舌尖的叫喊
咽下的每一口
都是春天的滋味在蔓延

春笋在瓦煲低吟
排骨翻过岁月的身体
慢火熬出家的老汤
把春天吃进胃
就像生活喝醉酒
在梦中,飘飘欲仙

耕耘之章

■ 刘笑关

当山泉的思维探出岩缝
当少女的爱情生出翅膀
农人便从黄皮肤的大地上
站起来
宣布一个耕耘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
每一座山前都浮动着汗涔涔的
春霖

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荒废的土壤
群鸟飞上山坡
在耕牛们很累的时候轻松歌唱
种子 歌声一般地洒遍田野
爱情 春芽一般地情情滋长

在这个季节里
只有老者巡回如暮色
默默守在反刍的老牛身旁
在一个又一个清晨或者黄昏
回忆自己的每条血管
都充满着力量的时光

这是耕耘的季节
空气里有新土的气息飘荡
远山紫雾迷离
泉边有眼睛闪亮
只有每年的号子依旧古老
只有唱号子的汉子依旧粗犷

百家笔会

草木家当

□ 王太生

这些故纸从时光中

沉淀下来,它的骨骼和心

情在诉说某个时间节点

的美。流传久远的纸页,

微微泛黄,生生还原了当

时的生活氛围;有从前烟

烟儿的叫声、鸭头丸、奉

橘和送梨。

时光荏苒

那些暖暖的旧时光

□ 胡美云

阳光穿过门前摇曳的枝叶,落在斑驳的土坯窗台上,再慢慢地挪移着静悄悄地铺在窗户外掉漆的木柜上。母亲总是家中那个最早起床的人,灶台边有忙不完的事,锅碗瓢盆、劈柴生火,和路过家门口的婶娘爷叔们大声地打着招呼,或者以为压低了声音说着的家长里短。

年轻时的母亲总是忙得风风火火,等到空气里熟悉的菜籽油味和稻草燃烧的炊烟味飘到房间时,母亲大声呼喊我们起床的声音,也从灶台边一起飘进了房间。

被母亲喊起床的我们,一个个分配着做些轻便的事,扫地,喂鸡鸭,到田地里喊做农活的父亲回家吃饭。早饭桌上的咸萝卜炒青菜,柴火熬成的浓稠白粥和粗糙的蓝边大海碗,厨房里不停歇的母亲和嬉闹的我们,将一个忙碌的白天正式拉开了帷幕。

夏天午后最大的快乐,是瞒着大人们偷偷跑到附近水田边的河沟里摘菱角或莲蓬,偶尔也到菜地边的大塘里捡一些被烈日晒得晕乎乎的大头虾,然后带着战利品回家。虽然偷偷摸摸地找地方藏,却被湿漉漉的衣摆和裤脚出卖了行踪。那些顶着大人们的一顿打或一顿骂换来的快乐,而今,也成了记忆里珍贵的宝藏。

农忙时节,我们会到田地里帮父

厚厚的一层金黄树叶,踩在上面,柔软而簌簌作响。

800年的古朴树,开花过后结朴树子。朴树子圆溜,尖喙的白头鸟喜欢啄,我走近老树,看见一只白头鸟,迅疾地栖落,啄一粒小圆子后,又迅疾地离开。我站在树下想,有着千年年轮古树与才生长了几十年的年轻树有何区别? 千年的树,流转过千年光阴,俯瞰过千年间从树下走过的各种各样的人,那些走过的人,有男有女,有胖有瘦,富贵与贫穷……演绎不同的光影人生。

树木也生死相依。许多年前,我在一处园子见有数十棵郁郁葱葱的松树,站立成一片,构成一个林子。大多数松树挺且直,唯有其中的一棵,不知被哪年的大风所吹歪,倒伏生长。有人将倒伏的树,搭到旁边的另一棵松树上,就这样,两棵树相互扶持,依在一起生长了许多年。有一天,人们发现那棵站着的松树,枯萎了,针状的叶子已然枯黄,却依然屹立不倒,与倚着它的那棵倒伏的树,相互支撑。而那棵倒伏的树,浑然不知,与多年草木伙伴,一如既往地。就这样,两棵树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母干农活。拔草、捉虫或者浇水,小小的身影在阳光下忙碌着。父母为了消除我们的疲劳与乏味,经常会讲些戏文故事、乡野传说给我们听。那样热烈的阳光、晶莹的汗滴,现在想起来,依然在时光的河里闪闪发光。

如今,我离开故乡已有二十多年了,最近的十年里,因为老家已无人居住,我更是极少回乡。

清明节的前几天,在江苏常州的高楼大厦里已经住了近十年的母亲,终是抵不住对故乡故土的切切思念,

一棵树、两棵树,数十万棵树……落地生根,接通了地气,水汽,在此期间旺盛生长。一座城,因此而有了灵气,有了氤氲,有了光泽,有了幸福,有了记忆,有了过往……草木家当,那些草木的故事,有时会让人动容,它们是活着的,呼吸着的,并可以感知,用手触摸的城市历史。

有个朋友曾异想天开,想在树上开民宿。人在忙得累时,想到树上休息。后来觉得这事想法浪漫,难度太大,还是放弃了。朋友在50岁后,喜欢上草木,早晨跑到树林里吼上两嗓子,然后深呼吸,吐故纳新。那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是在老公园的小山上发现几棵几近绝迹的青桐树。朋友对我说,你不知道啊,青桐树先前在我们小城医院的老洋房旁站着几棵,当年还曾摘过树上的梧桐子。后来,老建筑没有了,青桐树也没有了。朋友为找到几棵青桐树而开心,说哪天要带我一起去小山上看看。

我对城市草木,也有着天生的好感。那年,在无患子树下,捡了好好多无患子果,剥去果肉外皮,用无患子核,做了几串手链,漆黑的无患子,在日常光线下,闪烁温润光泽。此树高

大苍阔,我在树下捡落果时,无意中抬头逆光仰望,似看到一棵大树时光码头的上游和下游。

一座城的草木家当,藏在民间,就像古董宝贝在民间一样。

我曾多次走进民宅里采访,拍摄那些温馨的日常居住场景。有户人家,老宅大院,长着几株枇杷树,枇杷冬天开花,叶子四季常绿,站在这户人家的平顶上向下俯望,院子里绿色苍郁,枇杷树的枝叶,把整个房舍之间的空隙填满。

感知一座城,先感知这座城的草木。认识一座城的草木家当,能说出它们的名字,认识哪个是槐树? 哪个是榆树? 哪个是朴树? 在城市草木课上,我还认识了青桐、黄杨、榉树、楝树,以及苍老的千年柏,认识了一座城池,地上枝叶的交织纠缠与地下根系的盘根错节,郁郁葱葱的草木构成。

城春草木深,在这样一个草木气势盛大季节,我会把自己也当作一棵树,沉浸其中,尽情感受一座城的草木家当。叶片渐稠,清雅芬芳,面对古树新绿,幼树爆芽,嫩如雀舌,我向它们投去深深的注目礼。

邂逅小东海

南海之滨,鹿城

的阳光尽情释放。洁

白的沙滩上,椰风习

习,轻言细语,似是

迎接故人的到来。

穿过岁月的风

尘,初次见你。

阳光下,椰影婆

娑。翠绿的山峦与

蔚蓝的海水相依相

偎,不离不弃。一幅

美丽迷人的山海画

卷,丰富了我的想

象。你宛如鹿回头

传说中的黎家少女,

温婉恬静,怎能不

让人怦然心动?

浪花一次次亲吻

我的双脚,好像有堆

积多年的情愫,迫

不及待地向我倾诉……

这些年,生活赠

予我的,有愉悦,也

有痛楚。我始终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拥

抱每一天的日出日

落。

小东海,与你的

初次邂逅,我已珍

藏心底。从此,生

命的旅程愈发丰盈

,也多了一份长久

的念想。

玫瑰谷

在博后村宽广

的胸怀里,农田、水

库、山林融为一体

,亲如一家人。

在山海黎乡安

家落户的玫瑰,枕

着亚龙湾的涛声,享

受大自然的呵护,自

由自在地生长。

初春的阳光,轻

抚着玫瑰的脸庞,绯

红的笑靥,在乡间

田野上荡漾。美丽

浪漫的情调,瞬间弥

开来。

徜徉在博后村,

我看见乡亲们的脸

上,始终挂满犹如玫

瑰一样的笑容。

有人因爱奔赴一

场玫瑰之约,我却

是为博后村的蝶变

而来。

(外一章)

吉才惠

光阴故事

风携鸢,忆满程

□ 陈皓

都凝聚着父亲的巧思与深深爱意。

风筝刚一完工,我往往等不及糰糊干透,便急不可耐地要去试飞。我们来到麦田边,父亲让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枯草,抛向空中,凭借枯草的飘动方向来判断风向。开始放风筝时,我紧紧牵着风筝线,迎着风奋力奔跑,边跑边留意风筝是否顺利起飞。风筝悠悠升起,我适时停下脚步,缓缓放线。风力微弱时,风筝摇摇欲坠,我赶紧扯动牵线,接着再度奔跑,风筝便再次腾空而起,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父亲曾对我说,我就是他们手中的风筝,没有那根牵线,风筝根本无法起飞。放飞的过程中,掌握好牵线的松紧至关重要,太紧容易断,太松则会坠落。正如父母的心境,既盼我能借助他们手中的牵线,乘风而起,飞得更高、行得更远。同时,又希望在我遭遇强风、面临危险之际,他们能够及时收线,助我化险为夷……

悠悠岁月,悄然流逝,父母在时光的侵蚀下渐渐老去。几年前,我将无法独立生活的他们接到身边悉心照料。忽然间,我惊觉此时的父母,已然变成了我手中的风筝。我担心他们吃得太咸、太甜、

草长莺飞,杨柳轻拂堤岸,暖意弥漫四野,那久违的风筝情愫,恰似一颗沉睡的种子,在心底悄然萌发出嫩绿的新芽。趁着半日闲暇,手持“老鹰”风筝,奔赴郊外,只为放飞久积的心情。

风,像那顽皮的孩童,性子捉摸不定,时而迅猛如虎,时而迟缓如蚁。可怜那风筝被这风肆意戏耍,在空中左摇右摆,上翻下跃。我紧紧攥住手中的牵线,牵、拉、扯、拽,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平衡的探寻。终于,在我的不懈操控下,“老鹰”重获新生,身姿轻盈,平稳地翱翔天际,悠然自得。沐浴在清一浓在瓷盘里皴擦,似文人画的留白与点睛。陕西人家酿香椿酱,将春天封入陶瓮;皖南茶客以椿芽佐新茶,让山野气息在唇齿间暴烈绽放。

野豌豆苗最让人怜惜,仿佛是春光凝成的一滴露水。嫩茎如银丝牵引,托起两片蝶翼般的子叶,叶脉间流转着半透明的青翠,似翡翠雕成的风铃,在暗处也能泛出微光。老人家常说:“吃一口野豌豆芽尖,眉毛都要鲜掉。”采撷需趁晨露未晞,指尖避开叶背毒毛,专取三寸嫩尖——那是野豌豆芽最暴烈的青春。

“吃”春去,吃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是一份返璞归真的赤子之心。

“吃”春去

□ 梅润利

以灼灼红霞之色与辛烈馥郁之香,宣告着季节更迭的炽烈与慷慨。早春的香椿树尚未披绿,虬曲的枝干却已迸发出紫红嫩芽。谷雨前的椿芽最是珍贵,民间素有“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生木质”的谚语。北方院落里,农人架梯采摘“头茬椿”,动作轻柔如抚琴;江南雨巷中,紫芽探出马头墙,与青瓦相映成趣。待至暮春,枝头垂下细碎的米白花序,如烟似雾,与殷红的幼叶构成一幅冷暖交织的水墨长卷。

《本草纲目》称其“煮食消风祛毒”,而庖厨更将其奉为春饌灵魄——香椿炒蛋,金黄与绛紫在铁锅中翻飞,蛋液裹住芽尖的野性;香椿拌豆腐,一清一浓在瓷盘里皴擦,似文人画的留白与点睛。陕西人家酿香椿酱,将春天封入陶瓮;皖南茶客以椿芽佐新茶,让山野气息在唇齿间暴烈绽放。

野豌豆苗最让人怜惜,仿佛是春光凝成的一滴露水。嫩茎如银丝牵引,托起两片蝶翼般的子叶,叶脉间流转着半透明的青翠,似翡翠雕成的风铃,在暗处也能泛出微光。老人家常说:“吃一口野豌豆芽尖,眉毛都要鲜掉。”采撷需趁晨露未晞,指尖避开叶背毒毛,专取三寸嫩尖——那是野豌豆芽最暴烈的青春。

“吃”春去,吃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是一份返璞归真的赤子之心。

美食随笔

对于我这个痴爱春天的人来说,春天不仅仅是用来赏的,还是用来“吃”的。

“日日归归饱饕餮,春来荠美忽忘归。”最能代表春天的野菜当属荠菜了。荠菜的叶片如羽翼般舒展,幼时贴地而生,边缘呈锯齿状,深绿色中透着灰白,仿佛蒙着一层晨霜。江南有谚“三月三,荠菜赛灵丹”,道出了它应时而生的珍贵;北方农人则视其为“报春菜”,雪融后第一抹绿意总与它有关。

荠菜在开花之前味美。最近去菜市场,看到荠菜涨到一斤9块多,老父亲咋舌道:“这个菜现在那么贵,我们村里要多少有多少。”我调侃道:“美味的东西是无价的。”

想起儿时跟着祖母去田间地头挥舞着小锄头挖荠菜,就为了馋一口荠菜饺子。兄弟姐妹几个把一锅热腾腾的荠菜饺子一扫而光,把海碗扣在脸上舔的场景,现在想起来仍忍俊不禁。还有荠菜豆腐羹的清鲜、荠菜馄饨的温润,是春味最质朴的注脚。

随着生长,荠菜纤细的茎秆拔地而起,顶端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白花。花谢后,结出倒心形的短角果,宛如一枚枚微缩的铃铛,风过时,仿佛能听见种子私语。“城中桃花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时的荠菜花可吃不得。

香椿是春日枝头跃动的一簇火焰,